

作文大赛获奖者

小说精选

新概念今次

◎ 郭敬明

张悦然

等著

苹果树原创网站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文大赛获奖者

新概念小说精选

苹果树原创网站编
等著

◎ 郭敬明 张悦然 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小说精选 / 刘一寒 , 李萌 编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4.2

ISBN 7-5354-2717-0

I . 新…

II . ①刘… ②李…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066 号

责任编辑 : 尹志勇 刘 青 责任印制 : 周铁衡

封面设计 : 千奕傅播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7679307 传真 : 87679300 邮编 :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 :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13.75 插页 : 1

版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82 千字 印数 : 1—15000 册

定价 : 20.00 元

版权所有 ,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 本社负责调换)



起舞，不落幕(序)

张悦然

这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我的眼前的正是现在呈现于你的眼前的这些篇目的文字。我看着它们，恍惚地觉得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名字，都变成了手脚生动的少年。他们正赶赴一个舞台，灯刚刚点亮，打在他们微微湿润的额角，他们像跳出地平线的日出一般，让整个舞台越来越明亮——舞台本是刚刚搭建的拙朴的舞台，渐渐变得越来越华丽。我也走向他们，带着赶赴盛宴的雀跃的心，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生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双亲惟一的孩子，有安宁祥和的童年，接收了丰盛的外来文化，有充足的时间做梦和自省，这是我们。没有一个时代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注重和善于倾诉。我们会友好地把行走着的陌生人叫住，给他们讲述我们的生活。他们赞叹或者同情，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倾诉的过程对于我们，就是一场尽兴的舞蹈。尽管几乎是同一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个舞台，但是大家似乎更加喜欢独舞的表达方式。倾诉便是这旁若无人的独舞：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一种完全自我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写作是从剖析自己，审视自己开始的。街道，城市，密友，乐器



新概念小说

新

概

念

小

说

精

选

和电影，念念不忘的童年，影影绰绰的爱情，还有孤单而荒凉的独处时刻……一场哭泣，一次没头没尾的约会，一篇始终没有写完的美好情诗……我常常想，我们要怎么样的珍惜和纪念，才能够在青春过后，在很多年之后，再谈及少年时的这种种而不觉遗憾呢。这倾诉应该是最好的纪念，独舞者毫无惧色地走上只属于自己的舞台，在所有的灯光下，在所有的目光里，起舞，步伐只遵循自己的。

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忧伤。这的确是令人费解，我们和战争绝缘，和灾难绝缘，没有国破家亡，没有颠沛流离，我们总是被寄予和关爱着，甚至从来没有人和我们争夺什么。可是我们仍旧喊着，疼痛，压抑，绝望。缺失高扬的生活态度，愿望和信念常常在中途死去，誓言和承诺总是在半路断裂。这也是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携带忧伤上路，因此没有理由它不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对于忧伤的威力我未曾想到，但是当我看到我们的舞者出现在炽白的镁灯下，慢慢升起的光照亮了他们身上无处不在的忧伤，——是的，无处不在，在手指，在眉心，在轻柔的鼻息里。原来忧伤是这样的动人和具有撼动力。舞蹈或者还带着初学人的稚拙，但是由于身体整个浸染在一种致密的忧伤中，每个动作都经过了重新诠释，它们加上了舞律之外的美和力度。没有办法权衡，忧伤给我们了什么又拿走了我们什么。或者它抢夺了我们童年那清甜的快乐，可是它也把我们变得深沉平稳，让我们学会倾诉，让我们学会“手写我心”。当这些令人动容的文字呈现在这里，我想，要好好感激那莫名降临于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忧伤。

我们的舞者，他们现在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却在同一个舞台上起舞。他们选择的是完全自我的独舞，可是他们的舞步却是一致的。他们常常使我感到亲切，感到有临近的温

暖。我想知道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吗，总是总是在不停地想，怎么样的舞蹈，才可以永远地纪念那些我们总是提起不放的过往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总是迷恋在大舞台上倾情表演的那种淋漓酣畅，却又永远也不想有谢幕的时刻躲在坠下来的帷幕里的黯然神伤呢。

轻轻地翻着薄册、抖落的却是光阴的碎片，任随尘埃在黄昏温和的光线中纷飞。



目 录

001

张悦然 ZHANGYUERAN

起舞，不落幕（序）

001

郭敬明 GUOJINGMING

天亮说晚安

——带我回家

018

郭敬明 GUOJINGMING

天亮说晚安

——曾经的碎片

040

张悦然 ZHANGYUERAN

霓路

077

王晓虹 WANGXIAOHONG

豕！豕！！

084

王皓舒 WANGHAOSHU

玻璃

101

王震威 WANGZHENWEI

塔伦莱万福

113

牛 璟 NIUJING

跳房子



123

史诗 SHISHI

三个人的 HANA

135

刘晶晶 LIUJINGJING

当林夕爱上弗洛依德

175

白 雪 BAIXUE

失措的季节

197

张 欢 ZHANGHUANG

寻找失去的魔幻(二章)

206

张佳玮 ZHANGJIAWEI

燕歌行

215

张佳玮 ZHANGJIAWEI

赤兔之死

220

吴昕晟 WUXINSHENG

明天的小路

229

吴昕晟 WUXINSHENG

等你说爱我

238

余晓东 YUXIAODONG

白桦林



246

陈培峰 CHENPEIFENG

木偶的歌舞团

267

肖瀚 XIAOHAN

爸爸妈妈要离婚

284

范继祖 FANJIZU

儿童时代

300

赵鹏 ZHAOPENG

三个人

307

袁帅 YUANSHUAI

小李飞刀

315

钱好 QIANHAO

稻草誓言

324

麻宁 MANING

1914，桐花镇的飘落往事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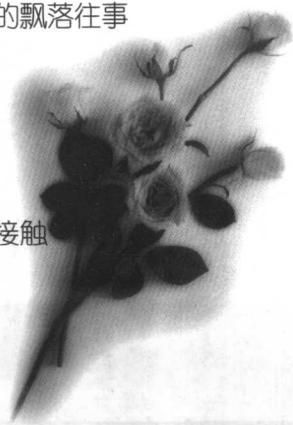
蒋峰 JIANGFENG

死在六点前

344

梁桥 LIANGQIAO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反浪漫版)



356

程婕 CHENGJIE

沫沫

363

谭少亮 TIANSHAOLIANG

用寂寞的手指磨碎我的爱情

374

戴月行 DAIYUEXING

去年在马德里安

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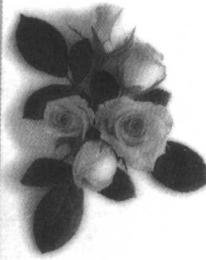
戴月行 DAIYUEXING

封神

411

戴漓力 DAILILI

灯蛾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夥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

天亮说晚安

——带我回家

郭敬明

我叫晨树，我在新疆长大。很多时候我行色匆匆地穿越着不同的城市。可是内心依然没有方向，如果有一天你在地铁站火车站或者马路边看到个背着黑色登山包的孩子，一个眼神清亮可是笑容落寞的孩子，那么请你试着叫我的名字，叫我晨树，我会转过头来对你微笑，然后对你说，请带我回家。

我叫晨树，从小在新疆长大，现在生活在中国的西南角。我小时候总是在两个省之间频繁地穿行，火车绿色车窗圈住的风景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墨绿起伏的安静山脉，金黄色的麦田中突然腾空的寂寞飞鸟，飞逝的灰铁站牌，站台上陌生的面容，还有，进入新疆时大片大片的沙漠，一眼望不到边。偶尔会有一棵树在很遥远的地方孤单地站立着，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样子。

小的时候这些画面就开始印在我的脑海中，只是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明白，而现在，一想起总会有点恍惚的难过。有时候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我都会突然停下来低低地念一声：新疆。然后笑笑继续往前走。



新概念小说

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在新疆长大的，每当听到别人讲新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温暖，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就是在新疆长大的，而有时候，我就只是坐在旁边安静地听他们讲，听到一些熟悉的生活就会心地笑，和所有听故事的人一样。

我墙上所挂的那幅挂毯是一个外国人送给我的，他去新疆旅行的时候买的，后来遇见我，我替他指路，然后他对我说谢谢，笑容单纯清澈。他说他要将挂毯送给我。回家后我将那块挂毯挂在了墙上，然后看见从里面不断掉落出细而柔软的沙子。我知道那是新疆连绵不断的沙漠。

你给我一滴眼泪，我就看见了你心中全部的海洋。

我认识的人当中旅行最多的人是齐勒铭，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几乎都是旅行。他曾经告诉过我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在路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走不动那天倒下来，安静地死掉。他是我以前的朋友，初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听摇滚CD，听到毕业的时候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我开始不断收到他写给我的信，天南地北的邮戳不断出现在我的信箱中，我抚摸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心里念，齐勒铭，你现在在哪儿？

我总是将齐勒铭的信放在一个档案袋里，然后编号，分类，像是看精彩的旅行杂志。我不像他，我还有我的学业，所以我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会出发，而其余的日子，我就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齐勒铭远方的信笺。偶尔看看明朗的苍蓝色的天空，想着齐勒铭你现在在哪里？

曾经我和齐勒铭是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我们在晚上听各种各样的CD，然后在考试中拿最高的分数。只是我们不一样，我有最完美的家庭，可是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只有妈妈，而且都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当我的妈妈”，我清楚地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夥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

一年老一年，一日
没一日，一秋又一
秋，一辈催一辈，
一聚一离别，一喜
一伤悲。一榻一身
卧，一生一梦里，
寻一夥相识，他一
会咱一會，都一
般相知，吹一回，
唱一回。

记得他说这句话时候脸上忧伤弥漫的笑容，我看到他转过头去，之后就一直不说话。那是在他家门口，我们两个就一直站在梧桐浓密的树阴下，阳光从枝叶间跌落下来，在他黑色的头发上四散迸裂。然后他说他进去了，当他打开门的时候我看他的妈妈，气质高贵可是面容冷漠，她正要出来，她和齐勤铭擦肩而过的时候竟然没有一句话，我沉默地站在那里看着齐勤铭静静地关上门，然后齐勤铭的妈妈从我身边安静地走过去。

他们家很大很富有，甚至有自己的花园和门卫，可是站在他家门前的那一刻，我觉得莫名其妙的难过。

小A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我们像是兄弟一样，甚至比兄弟都要好。我总是拉着A天南地北四处乱跑，而他总是笑眯眯地跟着我疯，我记得有一个暑假离开学只有10天的时候我拉着他去了西安，那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城市，会在夕阳下让人想起过往的城市。

我记得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暮色弥漫了，昏黄的夕阳渐次延展穿越城市微微发烫的地面，我和A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火车站，耳朵里有着完全听不懂的外地口音和那些爽朗的笑声和面容，一对恋人手牵着手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我自由地开始融入这个城市，像是一直生活在那樣一样。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我推开旅馆窗户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在颓败的城墙下面吹埙，恍惚苍凉的声音中，我看到那个人的面容，有些苍老但是很精神也很明朗，棱角分明，他一个人安静地站在那个地方，像是一幅年代久远的画，绝美得如同遗落的风雨飘摇的宋朝。我叫小A过来看，他走到窗户边上的时候低低地说了声哦，然后就没有了声音，我和他就在那里一直安静地看着那个吹埙的人，一直看到星光如杨花般落满肩膀。



梦里思大漠，花时别渭城。长亭，咫尺人孤零，愁听，
阳关第四声。且行且慢且叮咛，踏歌行，人未停。

我和齐勒铭的出发时间总是错开，当他要出发的时候我总是在上课，而我要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前往下一个驿站。他总是称每个城市为驿站，我问他，那你觉得哪儿是家？他告诉我，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在找。我问，如果找不到呢？他笑笑说，那就一直找。

惟一一次我和齐勒铭一起去的地方是四川的边境，一个人烟很少的地方，没有人把那儿当作旅游景点，可是齐勒铭会。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当地的人写他生活的地方，然后有照片，于是齐勒铭就决定去了，因为他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照片上的风景，一大片灿烂的金黄色的向日葵，铺天盖地地漫延，像是流淌的阳光，浓郁而且散发咖啡摩卡的香味。当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刚刚放暑假，于是我告诉他，你要回来我的城市，接我。

那个地方很小很偏僻很落后，而且没有旅馆。可是我觉得很平静也很安静，一个地方只要人不多不吵我就能忍受。而且那里的风景很美。那些树都是很安静的样子，朴实而且淡定，像山水画中介于泼墨与工笔之间的状态，像是蒙了一层江南厚厚的水气。我和齐勒铭走在那些年代久远的青石板上，有炊烟从两边的木质房子中飘出来弥漫在长长的巷道里，带着世间甜腻而真实的味道。齐勒铭对着路边一只懒散的狗做鬼脸可是那只狗不理他，然后我看他懊恼得像个孩子。遇见一座长满青苔的石桥，我们走过去，走到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时光倒流我像是个宋朝的词人，长衫迎风而立。

我们试图找到那个写文章的人，可是只找到了照片上的那间草房子，一座我见过的最大的草房子，窗棂上门上落满了细小的灰尘，用手拂开的时候会留下清晰的痕迹，柔软而

一年老一年，一日
没一日，
一秋又一秋，一辈
催一辈，
一聚一离
别，一喜
一伤悲。
一榻一身
卧，一生
一梦里。
寻一夥相
识，他一
会咱一
会，都一
般相知，
吹一回，
唱一回。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夥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

细腻。我们在房子前面站了很久，看了那棵开花的树很久，安静地笑了很久。

齐勒铭，你是不是很快乐？

你觉得我快乐吗？他转过头望着我，笑容像个天真的孩子。

于是我点点头，因为我相信他是真的快乐的。

离开的时候他在那条巷子的青石板路上玩起了跳格子，手舞足蹈，如同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块厚厚的草地上，晚上齐勒铭裹着睡袋坐起来和我聊天，像个很大的粽子。我很开心地笑，然后叫他，喂，大粽子。

那天晚上天空散漫星斗，黑色的云被吹到看不见的远方。

我说，齐勒铭，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他问，想什么？

我说我想起了日剧。

他向后倒像要昏死的样子，说，你真是……真是……

我说，我只是想起了一句台词。

他问我什么台词？

我笑了，我回答他，总有一天，星光会降落到你的身上。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霎时间、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斜阳满地铺，回首生烟雾，兀的不、山无数、水无数、情无数。

那天齐勒铭的笑容印在我的脑子里，刻得那么深，也许永远也不会消失。

那是我看过的他最快乐的面容，而以前，我总是看到他



听摇滚时冷漠的面容，一直看到他初中毕业后突然离开。齐勒铭本来和我一样向着大学平稳挺进，没有什么好值得担心。可是在初三的那个冬天，在一个寒风灌满了整个城市的晚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现在在街上，你可不可以出来陪我走走。那个时候我在颜叙的楼上，我在看他画画，然后我看电话上显示的时间，凌晨一点。电话里齐勒铭的声音让我害怕。我对颜叙说出事了，我们出去。

颜叙和我翻过铁门去齐勒铭告诉我的那条街，然后我看到他坐在路边上，将头埋在两个膝盖中间。他靠着一盏路灯，微弱的黄色灯光从他头顶上洒下来，笼罩着他，光线中，是无数的飞蛾。

我脱下风衣递给他，我说，你要干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没有说话，可是我看到他的样子，都像要哭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其间颜叙拿出CD机问他你要不要听CD，他摇摇头。我们进了一家很小的超市可是还是买到了咖啡，有一个瞬间我看齐勒铭在喝咖啡的时候有滴眼泪掉进了杯中，可是我没有说话，我装做什么都没看见。

当天快亮的时候，他还是对我说了。他说他回家的时候发现用自己的钥匙居然打不开自己的门，然后他听见房间里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

我和颜叙最终还是将他送回了家，他站在他家花园的铁门前面，手放在门铃上没有落下去。最后还是颜叙帮他按的门铃。我和颜叙看见门卫开了门，然后齐勒铭走进去，打开门，他的妈妈站在他的面前，望着他。然后齐勒铭从她旁边安静地走过去。

天已经亮了，我和颜叙离开的时候我忘记了有没有对他

一年老一年，一日
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
催一辈，一聚一离
别，一喜一伤悲。
一祸一身卧，一生
一梦里，寻一夥相
识，他一
会咱一
会，都一
般相知，
吹一回，
唱一回。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悲伤，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寻一夥相识，他一会咱一会，都一般相知，吹一回，唱一回。

说晚安。

第二天齐勒铭没有来上课，第三天他来的时候对我说，我不想念书了。

我没有劝他，我知道他的决定不是我能够动摇的，于是我问他，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想我应该干什么。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那些寂寞的飞鸟。

后来我毕业了，当我毕业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两个人，林岚和齐勒铭，初中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只是很快我就收到了齐勒铭的信，邮戳是海南。

他说他知道了自己想干什么，那就是一直走，寻找，哪里是他的家。

从那之后他就一直给我写信。他寄给我的信从来就没地址，所以我只能在E-mail里将我的话给他，可是他不是经常上网。于是我就只有处在被动的地方，听他讲西藏的雪和新疆的沙。

齐勒铭的妈妈曾经找过我，那天她穿着黑色的衣服，眼角已经有了皱纹，我发现她的衰老和憔悴。她问我知不知道齐勒铭去了什么地方？我说不知道，我没办法和他联系，只有他联系我。我将那些信拿给她看，然后看到她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砸在信封上面。她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从那天起我明白原来齐勒铭真的离开了，在一封邮件里我问他，你旅行和生活的钱从什么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在各个地方做不同的工作，然后存钱，存够了就出发，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告诉我他在海南做过酒吧的服务生，在西安做过临时的建筑工人，在北京卖过CD，在乌鲁木齐送过牛

